法蘭西蘇維埃共和國

Franck François



法蘭西蘇維埃共和國

Franck François de la France

第一節
入校

秋季霧月，氣候偏寒。大衣在身，包掛右肩。我走出電車，迎面而來的是四層樓高的臺階。一步接一步地往上，如同那西西弗斯。

到達上方，經過法蘭西共和國那飄揚着的旗幟。我走進一片公園，其中的白花丹屬甚是悅目。

步行不久，校門便映入眼簾。走過那奧古斯特·孔德天橋，示出學生卡，即可入内。低頭看錶，已是八點五分。加快步伐，最終於十分踏入教室。

我選擇中間靠前的位子坐下，脫下大衣，聆聽教師的演講。「雅典最重要的產物是什麼？」教師從古希臘推進至雅典，最後如此問道。

見此，無數學生舉手作答。異口同聲地宣朗着諸如數學、物理亦或天文等學術價值。我心中自有答案，可我不善言說，閉口不談。然而在場無數人的言辭，卻無一與我心中相符。愈發困惑與失望，最終還是將左手舉起。

教師的目光轉向我，卻說道「右邊那個來回答」。看着身前那中間偏右的透視點，我不明所以，手仍然居高不下。

然而，教師所點的那右側之人卻毫無聲響，教室頓時陷入寧靜。我左顧右盼，只見右側空無一人，只剩空缺的桌椅。

「喂，同學，你來回答」教師突然走到我的面前，如此說道。

我頓時感到詫異無比。回神後，便將心中所想的「民主」說出口，並將高舉的左手放至桌上。而見此答覆，教師並無所言，只是在點頭後繼續講課。

我轉頭看向右側，再轉身看向後側，都不見一人。回頭一看，才發覺所有人都位於教室左側。思緒一陣後才理解。原來，沒有右側的對照，我便淪爲右側之人。

第二節
課間

不久後，鈴聲響起。每個學生爭先恐後地收拾背包，宛如洪流般走出教室，只剩我與教師待在室內。起身與其道別，我便前往室外。

走了一段距離，我在一個長椅上坐下，與我友人同坐。

我與他都不善言辭，他低頭看着手機，我則在一旁觀測他所看的內容。起初不過是一些貓的短影片。然而，在我轉頭看向別處後，螢幕上的畫面卻愈發弔詭。先是隨*國際歌*起舞的貓，後是一群愛貓者抱着貓唱*國際歌*。他凡是上滑影片，出現的內容就越是激進。

最後，貓不復存在。取而代之的是不同膚色、不同口音的人，捨棄法語之優美，大聲斥責社會，不斷重申那早已倒臺近三十年的共產主義。

到此，我詫異地看向友人，他卻並無任何反應，宛如早已身陷其中。最後，他上滑影片，畫面呈現出完全的紅色，他卻仍目不轉睛。直到鈴聲再次響起，二人才起身前去上課。

第三節
出校

十六點二十分，終結的鈴聲響起。看着湧流的人群，我默不作聲地拿起書包，起身走出教室。欣賞着路上的風景，友人也在一旁，低頭看着手機。通往校門的道路旁，放置着十七個石碑，每個都各刻着人權宣言的一條。我看着每一個條文，心中平靜無比。

然而，正當我與友人出了校門，要跨過那奧古斯特·孔德天橋之時，一位不速之客將我攔下。

其穿着一件外衣，有着金黃色的頭髮、淡綠色的瞳孔與明顯的眼霾。憤熱的手將一張傳單遞給我。我禮貌性地拿起查看，映入眼簾的是鐮刀配錘頭的圖案，搭配着標題中那所謂「階級鬥爭」的幾大字眼。

見此，我的眉頭緊皺。發自內心的厭惡佈遍全身，無數詞語出現在我腦中，都在不斷警示我去甚防那些共產黨。

而身前那位共產者則開始喋喋不休。「你對現在這個社會怎麼想？」他對我這個學生問道。「……我並無所想」我的眉頭絲毫沒有鬆懈，只想儘快結束這一切。然而此人似乎還意猶未盡，還想繼續訴說他那高貴的見解，好讓我這在他看來心智不熟的學生一同入夥共產黨。

「我得走了，抱歉先生」，我將那張傳單揉成一團並放入口袋，轉身準備與友人離開。

這一談話讓我思緒混亂，我的眼前仿佛出現曾經無數可憐人的身影。不論是那些被逼跪在人群前、那些因饑荒而食子、亦或那些因言獲罪的人。每個都用着毫無生氣又卑微無比的眼神看着我，瞪得我心寒。

「老天，這群共匪……」不經意間，我在轉身後對着友人脫口而出。而此話一出，身後那位共產者再次將我叫住，原本馬上即可渡過天橋。

「抱歉，什麼叫『這群共匪』？」他氣勢洶洶地前來，不懷好意地說道，其皺起的眉頭已然可見。我停在原地，本不想理睬，但還是基於禮貌轉過身。

「Ben……只是一個我對共產主義看法的表達」我尷尬地回應道，只想儘快結束這一鬧劇。然而那位共產者則更爲憤怒，不再掩飾自身那炙熱之血。

「你是在輕蔑我嗎？對着這造福全人類的理念！你這……你是被資本家矇蔽了嗎？現在這個世界上充斥着各種戰爭和經濟危機，你難道看不出來這些都是現在那資本制度的問題嗎？唯有起來革命、去打倒資本家……」他還沒說完，我便止不住笑出聲來。雖然並非放聲大笑，但也讓其停止說辭。

「怎麼？你笑什麼？」他略有困惑加不滿地說着。「等到共產制度實現的那一天，世界將不再有分歧，戰爭將不復存在。你有什麼資格取笑它！」他繼續憤怒地說着，而我則輕笑一聲，說着「真是抱歉」。

此刻在我眼裏，此人已與精神病患或極端分子無異。友人在一旁勸說，我也轉身打算離開。然而他卻已然怒氣沖天，從背後拉住我的衣領，讓我直視他那滿是猙獰的面容。

「你學點歷史吧」我厭惡地說道。最後不再壓抑自身的情緒，大聲斥責道「你難道不曾知曉在共產黨的偉大引領下，多少極權政權出現在世上？多少人民從一個深淵墜入另一個地獄！你們這群共產黨，難道還想建立法蘭西蘇維埃共和國，然後再重蹈覆轍嗎？」友人看爭執不斷上升，試圖勸和，但卻無濟於事。

共產者的眉頭與我一樣緊皺，回應道「那都是前人實踐錯了啊！況且，你一個亞洲面孔，若你是中國人，難道不知道你的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走向富裕了嗎！就算你沒有去過那裏，你能沒看過網絡上的內容嗎！你怕不是已經被資本家矇蔽了雙眼，多麼可憐啊！」他義正辭嚴地說着，我則已然疲倦。

「Quel Raciste.」我平緩地說道，轉過頭笑了一笑，此後便默不作聲。他既無禮，也無知。

沈默了一段時間，他最終氣憤地將我推向一旁，率先走出這座橋，揚長而去。而原本在我口袋中的宣傳單則已然滑落，飄向遠方。

第四節
遊行

隔日，我乘坐電車。氣候寒冷，大衣在身。窗外的風景如同昨日的對話閃現在我眼前。那猙獰的臉龐仍在腦中不散。那人看着跪地者、食子者、言禁者，說着共產革命指日可待，是如此荒謬。

建立專制政權、搜刮全國財富，不出現貪污腐敗、濫用職權，進行公平再分配？這公有制的幌子，早在三十年前便分崩離析。

電車到站，我走出去，爬上那高如山峰的臺階，如同到頂的西西弗斯。然而，公園人滿爲患，法蘭西旗不翼而飛，而紅旗則鋪天蓋地。無數人舉着牌子，大寫着共產之言，發出野獸般的嘶吼。

我雖困惑，但依然走向學校。然而，越是入內，場面就越是混亂。從起初的舉牌，到無秩序的踩踏。繼續深入，則又重回秩序。人們開始圍在一起，異口同聲地唱着*國際歌*，是如此震耳欲聾。

然而到了那天橋前，卻有一群人堵在校門口。他們用着諸如垃圾箱等物建起一座堡壘，讓學生寸步難行。

見此景，我本要離開，但那邊一人卻將我叫住。回頭看，我發覺是昨天那位共產者。「大家！他就是我昨天遇到的那資本走狗！」他一手指着我，帶着一群人衝過來。

我被震在原地，想起要逃時，那群人已然近在眼前。共產者將我推倒，其他人則對我拳腳相加。我捂住頭，蜷縮身體。無數諸如「反革命」、「資本豬」的言語響遍全耳。

過不久，他們停下了拳腳。昨日那位共產者的聲音再次出現，蹲在我的前面說道「可不要怨我們無情，這都是爲了全人類而做的犧牲。唯有不斷進行階級鬥爭，消滅一切革命的阻礙，才可達成共產」。

此話過後，他打算離去。而我忍着劇痛，怒斥道「狗屁共產，狗屁革命。還什麼爲人類的階級鬥爭，不過是爲奪權而編織的外衣！文明遲早將滅亡在你們手裏！」我奮力起身，繼續說道「面對着法蘭西那自由平等博愛，你們卻尋求回到奴隸時代！你們這群共匪、賣國賊！你們那弒母的詭計，終將會得到報應！」

此話過後，共產者並無多言，只是走到我面前，說道「像你這樣無恥的人啊，至多只能伏在資本豬的肛門邊，去吸取牠們將我們工人壓榨完後，拉出來的最後一點糞渣。那是多麼可鄙棄的姿態啊……」。

他衝着我笑了一笑，回頭離去。我本想轉身離開，但後方突然受到猛擊。我眼前一黑，倒地不起。

第五節
陌生的天花板

冰冷的地板將我凍醒。睜開雙眼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陌生的天花板。我發覺自己身在室內，身旁滿是雜亂不堪的桌椅。回頭看到一大黑板，才發覺自己身處教室。

我起身走到門口，但門卻怎麼也拉不開。我不斷扭轉鎖鈕，可門卻從外被反鎖。我打算聯繫他人，手機卻從口袋不翼而飛。我最後看向學校的電腦，卻已然被人砸爛。

此時，我一陣口渴，好在此地爲化學教室，提供洗手檯。我前去，嘴對着水龍頭，準備迎接大批洪水的到來。但頭別扭地等了好一會，也不見半滴水落下。

見此，我離開洗手檯。剛才那一期待，讓我更渴了。

身上空無一物，繼續待下去，下場可不會多好。我轉頭看向窗户，雖然看外面推斷我身處三樓，但也別無他法。我前去打開窗户，卻不知被什麼卡住，絲毫打不開。我試着打開其他窗户，卻各個都紋絲不動。

見此，只好破窗而出。我拖出桌椅堆中的一個椅子，但不知剛才昏迷多久，體力已到極限。

我坐在地上休息了一會。恢復些力氣後，舉起椅子準備破窗。然而正當我要砸下時，教室門卻發出聲響。那震耳欲聾的聲音響遍這寂靜的教室，仿佛牆壁都在震動。

而這一驚也讓我丟下手中的椅子，墜落的聲響宛如對敲門的回應。過不久，在聽到棍棒落地的聲音後，一個人從門外走了進來。

開門將冷氣一同帶了進來，我下意識地用手擋風。在風散去後，我將手放下，映入眼簾的是西裝革履的友人，拿着一杯水站在門前。

我驚訝無比，同時也欣喜若狂。他將杯子遞到我面前，說着「你已經昏迷兩天了」，而我則飢渴難耐地將其拿起喝下，狼狽到無數水滴從口中灑出。

我用手腕擦嘴，興奮地渴求他帶我出去。但他卻很是爲難，搖了搖頭，對我說道「我真的很抱歉，但……我不能帶你出去，黨是不會同意的」。

黨？我聽到這很是詫異，詢問他發生了什麼。

「你記得前幾天有個遊行嗎？你昏迷的這兩天，各地共產組織成功奪權南部地區，包括我們這裏」。此話如同晴天霹靂，讓我思緒混亂。正當我想繼續詢問他的時候，他卻表示需要離開。將杯子拿走，並將門反鎖，留我一人坐在原地。

我呆坐在地上，看着那合上的門，心中五味雜陳。

窗外的日落格外鮮豔，將僅存的陽光照在我臉龐。我坐着、躺着、走着。徹夜難眠，滿是困惑。

第六節
新秩序

外面的太陽逐漸升起，日出的紅光打在我臉上。夜間的寒冷讓我痛苦不已，即使我身穿大衣。

我的身體極度脫水，更別提胃部的悲鳴。那唯一的一杯水被我的身體拿去維護首當緊要的器官，絲毫沒有被拿去溼潤眼睛。睫毛隨眨眼的浮動就足以讓我瘙癢不已。嘴脣則早已乾裂。

還有，我的膀胱極度緊繃，光這件事就讓我思考一晚。這教室沒有廁所，也無法出去。我盯着牆角已是多時，腦中滿是糾結。若我就此前去排泄，那麼我作爲人的尊嚴將就此煙消雲散。

可最終，生理的苦痛將我擊垮。我站起身，緩慢地走向牆角。我顫抖着將褲子脫下，過不久，膀胱放鬆下來了，室內則變得臭氣熏天，已然沒了文明樣。

我躺下忍受這骯髒不堪的環境。大概到了中午，再次有人敲門。棍棒落地，人從門外進來。果不其然，仍是友人。他還是西裝革履，只拿着一杯水。

「天吶，你這裏面怎麼這麼臭！」他捏起鼻子，嫌棄地說道，宛如精神病院的護士嫌棄病人的亂來。

他走到我面前，用衣服捂住鼻子。再次將水賜予給我。我接起並狼吞虎嚥地喝下，最後將杯子還給他。

「現在法國怎麼樣了？」在一陣沈默過後，我緊張地問他。

「和我昨天說的一樣」他沒有多說，只是將一個地圖放在我面前，上面用紅筆畫了邊界線並有所填充。

「紅色的地方就是共產黨目前大致掌握的區域」他補充道。而我盯着這張圖，遲遲不能平靜。原本那優美的六角形被一分爲二，北方是瀕臨崩潰的共和國，南方則是勝券在握的共產革命區。上次見此景，維希政權還尚存。

放下地圖，我抬頭看向友人，他神情嚴肅地看着我。場面尤爲平靜，只不過他的手仍捂着口鼻。

過不久，他很是爲難地開口說道「其實，昨晚黨下令處決所有被關押的人，包括你，就在明天。我真的很抱歉，但我無能爲力……」。此話如晴天霹靂般刺向我，本能的生存慾望讓我迅速起身衝向門口。而正當我要衝出去時，友人卻從後面拽住了我。我這虛弱的身軀對不過他，被摔在地上。而回過神的時候，他已經出去，並將門從外反鎖。

我絕望地看着那門，癱坐在地。我究竟爲何落入此等境地？只不過是因爲我不願屈服於那群共匪？這是多麼荒謬。

我看向窗外，本是要破窗而出，但如今一切都毫無意義。這悲慘的世界已然淪陷，我的一切都煙消雲散，就算逃出去，又何去何從？出身地去共前，養育我的思想地卻先入共，我早已無容身之地。

我扶正原本拿來砸窗的椅子，坐在上面，看着窗外。嗅覺已然習慣了室內的氣味，不再發出哀嚎。

無意間，我看見黑板下仍有剩餘的粉筆。我走過去，拿起觀摩。看着這僅存的工具，我看向那碩大的黑板，開始在上面作畫。

我先是繪製一個三角形作框架。後將第一個人物，瑪麗安娜，畫在三角形內的上方。她頭帶佛里幾亞帽，高舉旗幟，手拿槍械。右方跟着一個雙手拿槍的孩子，下方有着無數士兵的屍體。一個人在她面前祈禱，而她則看向身後的人群，號召他們一同前進。

最終畫完，我後退。*自由引導人民*近在眼前。瑪麗安娜舉着那藍白紅的旗幟，宛如宣揚着自由的勝利。我看着這幅畫，眼淚不禁從眼中流出。

最後，我在紅色的夕陽下睡去。

第七節
祝福

教室門被猛烈推開，響聲立刻將我震醒。一陣冷風打在我身上，有多個人進來，開始怒吼。其聲響傳遍整個教室，我睜開眼，並非友人，而是一群穿着奇怪制服的人。他們共有四人，兩個前來將我抬起，另外兩個則在快速地擦拭黑板上的瑪麗安娜。

我並無反抗，接受着自己的命運，如同蘇格拉底一般。他們將我拉起來，對着我說了很多話。那雖然是法語，但我卻無法再聽懂這些話在說什麼，只像聽見野獸的咆哮。

我安分地跟隨那些人走出教學樓，走在出校的道路上。這路上格外冷清，除了旁邊夾着我手臂的共產黨，就別無他人，仿佛我是唯一的不屈者。

而在最後通往校門的道路旁，原本刻着人權宣言的石碑，不是被人砸壞，就是被人用紅色顏料大塗共產之言。多麼無恥。

走了一大段路，到了校外，我已然精疲力盡。這群人也沒給我補水，但我還是硬撐着，畢竟，這一切過不久便會結束。

我穿過天橋，到了街上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混沌之景。骯髒不堪而無人清潔的街道、被踩踏至死而無人認領的屍體。無數垃圾、塗鴉，宛如末日般混亂。唯有一旁的花草區開出黑莓花。

這一路上，無一人與我說話。我只能觀望這最後的景色。我看到許多旗幟飄揚，那些旗幟初看雖然熟悉，但定睛一看又陌生不已。那些旗幟配着法蘭西的藍白紅作底，而白色的中間卻畫着黑色的鐮刀鍾子，上下共寫上「法蘭西蘇維埃共和國」幾大字。那是如此醜陋，宛如法蘭西被玷污，讓我連觀望也做不下去。

過不久，我被共產者拉到喜劇廣場，站在那三女神噴泉前。而之前那群擦黑板的共產者則急忙趕到。四人合力將我搬到溫泉上，那上面佈滿了綠藻，很是滑人。但最終，我還是站在了溫泉上，面對着喜劇院。腳下的綠藻仍然滑人，只是我已被綁在三女神上。

過不久，那群共產者搬來無數木頭，周圍也莫名聚集無數人群。看着這不再出水的噴泉，我預知到了什麼。我將被燒死。

隨着木頭增多，我的心猛烈跳動。我本以爲至少有個斷頭臺，不曾想這群共產黨用的卻是更原始的方法。

在木頭到了一定數目後，人群突然像是受到什麼號召，不約而同地開始唱*國際歌*。而一位共產者到我面前，用打火機點燃了我腳下的木堆。

火勢緩慢蔓延，群衆唱着第一段，我看着眼前掛在喜劇院中央的法蘭西蘇維埃旗，心中五味雜陳。再看向上方的時鐘，八點十分，多麼早的時間。而當火勢壯大，人群也唱完第一段。我的腳彷彿被撕裂，我開始慘叫，但脫水又讓我的聲音沙啞無比，被人群的歌聲淹沒。而伴隨副歌的響起，我的痛苦到達頂峰，爲數不多的水分被火焰蒸發，下半身逐漸失去知覺。

最後，隨着副歌的重複，我的苦痛步入末尾。我看向太陽，聽着聖歌，不知是在慶祝異端的抹除，還是祝福我來世加入共產黨。我意識模糊，日光逐漸將我的視線吞噬。

隨着副歌結束，我閉上雙眼，與世道別。

第八節

熟悉的天花板

我朦朧地醒來，熟悉的天花板映入眼簾。身下不再是冰冷的地板，而是柔軟的床鋪。籠罩我的不再是滾燙的烈焰，而是溫暖的被窩。我轉頭看向別處，明白自己身處房間。

這一切似乎都是夢，不過心還在猛烈跳動。逐漸地，我平靜下來，很是安心。轉頭看向手機，已是十六點二十分。我居然睡到這麼晚。

我伸了一下懶腰，坐了起來。一切都恢復秩序，多麼美好。

只是，不知爲何，房間多了一面共產旗。

似乎什麼都不記得了。

Written by Franck François de la France
華裔法國人。現年十五，高中。